

刘辛夷：土豆烧牛肉

空白空间

2014.9.6-10.19

“土豆烧牛肉”是刘辛夷与空白空间既两年前“探员 L”之后的第二个个展，展出了他最新的四件作品。乍看下来，这次展览的几件作品基本上延续了探员 L 之前的思路，即在既已密不透风的政治视觉程式上凿开缺口，将采样置于一个轻盈而看似无害的新语境中，重新设计运算法则。既各国国旗、标语、领袖像之后，刘辛夷选择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与之前截取编排各国国旗上的五星的作品《一网打尽》(2012)、拿领袖的胡子或头发大做幽默小品文的《马恩列斯毛》(2010)和《美容美发》(2012)的边角采样有所不同，探员 L 这次的勘探



苏联国徽(1923-1991)

方式则是对着一个标本大卸八块，四件作品刚好大致对应到苏联国徽的四个组成部分。当然说前社会主义国家国徽也没有错，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国家都是模仿老大哥的，红星、镰刀锤子、麦穗是保留元素，只有苏联国徽的正中央有象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的地球形状。

最抢眼的是靠着墙脚的随意耷拉着的几束大体量麦穗，柠檬黄塑料泡棉，像是某个国庆节周年大阅兵中用来装饰彩车、代表农业工作者接受检阅之后丢弃掉的道具。柠檬黄和翠绿这样的亮色使人很难将其和曾经农民阶级庄严神圣的象征联系起来，变成似乎可以随手搬弄的布景。刘辛夷在创作中一直有意识地运用醒眼的亮色，这种满带着消费性和娱乐性的快捷色系是坚硬而纠缠的政治概念最佳的柔化洗剂，它能轻而易举地抽掉正襟危坐者的太师椅。这在他之前以彩色软饮置换近年来独联体和中北非国家颜色革



余粮

塑料泡棉

尺寸可变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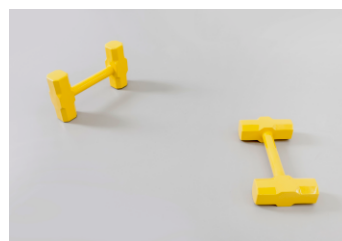
命的作品《宝石》(2013)、以多彩标牌搭配刻板的规范性用语的《请勿穿越》(2013)等作品中都能看到。麦穗从高悬的国徽中拆下，与其说是在替失落的农

民阶级鸣不平，不如说是在祝贺长久以来嵌在强势政治图像中的麦子恢复了舒展

腰肢的自由，麦子只是麦子，一种禾本科农作物，其深加工制品是世界许多人的盘中餐。不过，作品的名字《余粮》似乎又把从麦子-面粉-面包-油条-饼干的吃货思维链条拉回来。从刘辛夷之前的作品能够看出他是一位非常注意拿捏标题的艺术家，他的许多作品标题都有一种相当克制而又不失明确的指向性，特别是在一些容易冲散艺术家个人意见的参与性较高的项目，比如之前以筷子盒弹出信仰词条的《有求必应》（2013）、以握力器手试大国关系的《平民邦交》（2011），标题往往和项目本身一样吃重。联系整个展览从大标题、小标题到各种视觉元素的红色气场，《余粮》这个标题大概最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征集制，大概是对展览标题“土豆烧牛肉”这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民皆知的对苏修福利共产主义嘲讽的一种标题上的呼应，或者，仅仅只是一种对词语本身历史重量感的借用。

农民兄弟的麦穗旁，两个由锤子合成的哑铃一躺一立，也被涂上让人跃跃欲试的柠檬亮色。从锤子到哑铃，曾经手握锤子敲碎禁锢他们的冰冷机器、高唱英特纳雄奈尔的工人阶级，如今手握哑铃和自己较劲，低头看着自己的小肚腩，释放白日里收敛起的能量，是为《健美阶级》。福利国家的娇惯，消费主义的消磨，密集分工的分化使曾经的工人运动黯然熄火，资本全球化之下劳动力的壁垒返潮使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壮语像是白头宫女说起上个世纪的玄宗。只有哑铃两头曾经让旧世界颤抖的铁榔头，分明有力的硬骨头外形像是在死火重温往昔的顿挫铿锵。

作品《一夜回到解放前》中，12枚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徽上的红星组成的巨大表盘，恰恰又是欧盟旗帜的图案，似乎暗示着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诸国在新世纪的十年之间接二连三投向欧盟的怀抱，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过，并未改变的是处在几个大国阴影之下的位置，闪烁的航标灯本身也标示了这种飘忽而暗流涌动的外交导向。信号灯这个强意象在探员 L 的作



健美阶级
铁、漆
23.5×17×31cm
2014



一夜回到解放前
航标灯、控制器、亚克力板
尺寸可变
2014

品中也并非第一次出现，如作品《平天下》（2013）中以分别代表世界上所有主权国家的近二百个整齐划一的红蓝指示灯勾画天下“平”的愿景，红蓝两种指示灯对应是齐整的二元框架之下的择一之选，而指示灯被涂上的红蓝两种颜色背后地层般叠加、时隐时现的意识形态信息，却使这看似如回答是非题一般的一次性决断并没有那么明快。再比如，《美容美发》（2012）中各国现任领导人头像背后的并非出于无意识的红白蓝搭配，探员 L 一直十分自觉而小心地借助颜色自身发散的简捷而微妙的信号和彼此之间交流错合，残留着革命热力和警戒力的闪闪红星替换欧盟旗帜上沉静如海的蓝色，让人疑惑这究竟是投怀送抱，还是幻想中的一次包抄占领？就像之前的《金银岛》（2012）中，探员 L 像一个天真的左翼梦想家，爬上一座座耸立在暗黑财富丛林中摩天大楼的顶端，点亮一颗颗渺远而令人振奋的小红星。此外，《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个标题也可玩味。这本是一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济改革之初一些脑袋不那么灵光的农民对包产到户政策的牢骚话，辛苦经营了几十年的公有土地，一夜间似乎又姓了私。有趣的是这句话没过多少年就变了味，最有意思的就是后来竟常常用来调侃曾经与我们唇齿相依的朝鲜人民，原先的制度之辩全然被经济进退所替换。回到这件作品，曾经的信仰不论真假既已破灭，即便梦全醒了，调侃之余，盯着间歇明灭的红星，是不是也能留有一点点类似于安哲罗普洛斯《尤利西斯生命之旅》中凝望着多瑙河上被肢解的列宁雕像的远去而生的怅然若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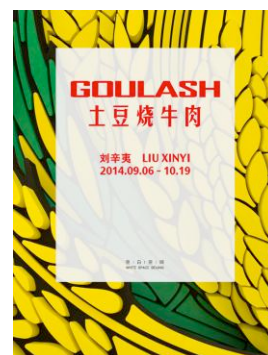
最后一件作品，三个不同侧面的地球简图上密密麻麻地贴着用各国文字书写的“朋友”一词的便签条。半途而废的巴别塔让星散各地的人们至今说着不同的语言，难以无障碍地交流，对于朋友两个字的理解有情感的共通也有地域文化的分歧，不过这件作品并不只是一件讨论个人友情的作品。标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将我们带回外交史上的风云年代。这句毛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出自 1966 年毛泽东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书记霍查的祝贺信，荡漾着那个时代的爽朗豪情，只是这时的朋友却总是与敌人成对出现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被反复叩问的革命首要问题透着紧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艺术微喷、标签
160×160cm×3
2014

张局势之下的自我强迫式的警醒。然而非常态的友谊和仇恨总是以非常态的方式开始、转向和结束，短短几十年后，眼前的这些用不同文字表示同一个所指的方式，或许是受到苏联国徽上用十多个加盟国文字书写“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启发，却丝毫没有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雷声隆隆，却是透着全球化时代的一团和气，资本治下的和平图景，friends 成了一个最不必掂量就能轻易说出口的词，地图上的各国文字写就的便签条像来自某跨国集团的全球合作伙伴战略图，差异非但不是难题而是调味助兴的佐料，调试策略入乡随俗，再辅以，谷歌翻译。

或许最让人觉得有味的是这个展览的标题“土豆烧牛肉”，以一道老少咸宜的家常菜做标题，似乎能让任何高上大的讨论接住地气，只是这碗家常菜曾经和苏修这个已成为历史标本的词语绑在一起。全民斗私批修的时候，就反复拿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说事，警示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福利共产主义的庸人社会复辟。只是对于一边吃着清水煮白菜，一边学完了《人民日报》上长篇连载九评苏共的文章的中国人，到头恐怕不抵一碗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印象来得深。不过这道带着洋味儿的菜真正家喻户晓却是因了毛泽东《鸟儿问答》里的那句“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翻地覆”，只是待到这首写于中苏较劲六十年代中期的寓言词发表时已经是一个时代结束的前夜，没过多久，“土豆烧牛肉”这道曾经代表修正主义的菜在终于放心大胆奔小康的普通百姓那里，毫不费劲地自动修正为共产主义好生活的标志，也就是展览前言里提到的艺术家父亲为家庭生活提出的富足目标。



展览海报

整个展览像是艺术家以前社会主义国徽切入的一篇视觉论文，从中能够看出探员 L 的侦测领域逐渐向历史的沟回延伸，与多数如创意发泡剂一般的同代人作品相比，无疑显得难能可贵。

作者：黄碧赫

图片来源：空白空间